

2022年12月29日 星期四

责任编辑 马倩 责任校对 朱静 技术编辑 崔敏

传承沧州文脉 记录狮城变迁

讲述沧州故事 传承文化血脉

——《水浒时代的真沧州》结束语

■殷毓平

“大雪飘，扑人面，朔风阵阵透骨寒……”每当《林冲夜奔》这苍凉悲亢的唱段响起，有个问题就会在心头萦绕：在那个梁山好汉聚啸江湖的时代，沧州究竟是怎样的？在北宋王朝兴衰的过程中，真正到过沧州的有哪些人？那时的沧州人有着怎样的作为？

打开历史的篇章，一页一页地翻看下来，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从书中走来，一个个动人的故事充盈了那个时代的画面。

有些新的发现：司马光、欧阳修、王安石、苏辙、贺铸等北宋年间的名人都曾来过沧州；包拯除了在河间执政一年外，还对沧州漕运、海运发表过重要见解；曾巩留下的惟一墨宝《局事帖》和任职沧州有关；苏轼长子苏迈任河间县令时被苏轼夸赞“颇有父风”。北宋年间，沧州这片厚土哺育了政坛上位极宰辅的张知白、贾黄中、刘摯；文化上涌现了李之仪、刘跂、许道宁、释清满、僧道圆；军事上有与“杨六郎”齐名的沧州大将杨嗣、

赵匡胤的反对者大将李重进；沧州在宋徽宗的崇宁年间是河北东路11个州中人口最多的州，盐业享有“特区”政策，物产丰富、经济繁荣……

有着艰难的探索：司马光笔下的清风楼在哪里、词人李之仪的朋友圈有哪些、御医刘翰的籍贯之争、一座“军州”究竟发生了哪些战争、沧州宰辅名人的生平细节……由于自己水平有限，遇到很多困难，经常需要大量考证、反复揣摩、艰难探索。信息浩如烟海，厚厚的史书、各种地方志、相关人物传记、电子书……笔记了几十本，在史料搜集上下了一番笨功夫。

有破案般的惊喜。北宋沧州的历史，是一座富矿，深挖下去，常常有令人惊喜的收获。而每当发现点滴线索，便四处搜寻，展开艰难的求证。涉及的人物，都要基本吃透这个人的生平，涉及的诗词文章，都要弄懂其中的内容和写作的时代背景。每当从中发现

与沧州的种种链接，有关沧州的故事变得越来越清晰时，就如破案般兴奋和释然。

有着许多的收获和感动。仿佛阿里巴巴打开了宝藏的大门，探索的过程，更是收获的过程。周围的老师、朋友也给了我许多的支持和帮助：有的奉献出自己珍藏的线装书籍，有的无私分享多年的研究成果，有的指出文中的谬误，有的建议并不断鼓励我继续。因为个人的原因，期间的稿子时断时续，而沧州晚报的几任领导、编辑对这个专栏不离不弃，一直在鼎力推出。一些沧州学者对沧州文化的研究专著，如《历代沧州诗选粹》等，也成为自己研究过程中的重要线索参考。

有诸多的遗憾和不安。作为一个非专业人士，以碎片化的时间去研究专业的事情，短浅深，备感困难和吃力。加上自己学识不足，功力不够，对于北宋沧州的人和事，不能一一穷尽，一定会有许多的错误和不妥。

在写作上，本着历史散文不容虚构、不进行戏说的原则，一方面尊重历史，力求实事求是；一方面呈现给读者的文字不是简单地堆积古文，而是尽量做到可读有趣，努力在真实中捕捉细节，讲出故事。但受史实和水平所限，还是不能做到更加通俗、活泼。

现在，《水浒时代的真沧州》专栏就此结束，只期望这些系列文章能够消除人们对沧州“林冲发配”的误读，能够成为人们认识北宋沧州的一个窗口，让更多的人了解沧州、热爱沧州，让更多的人参与到这个课题中来，让“水浒时代的真沧州”更加丰满和生动。

“向寻常巷陌人家，相对如说兴亡。”让我们讲述好沧州故事，传承好文化血脉，做大做强沧州的文脉事业，助推沧州各项事业的繁荣发展，让大运河畔的沧州故事在新时代展现出新气象，让新时代的沧州焕发出更加磅礴的生机和活力。

北宋时期，沧州那些真实的人和事

——“水浒时代的真沧州”专栏回顾

自2011年至2022年，本报开辟“水浒时代的真沧州”专栏，共刊发殷毓平撰写的历史散文90余篇。该专栏以翔实深入的史料考证，生动讲述了北宋沧州许多鲜为人知的沧州故事，对北宋沧州的真实状貌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发现，从而拂去了沧州因小说《水浒传》被认为是“发配之地”的经年尘埃，解除了“远恶军州”的长期误读，证明北宋时代的沧州是个名人过往、人才辈出、经贸繁荣，具有重要政治、军事、经济地位的地方。此专栏展现了沧州深厚的文化底蕴，增强了人们对家乡的自豪感和文化自信，为建设经济强市、美丽沧州凝聚精神力量提供了有益参考。

回顾梳理这个专栏，其内容总体分为名人掠影、沧州之子、岁月有痕、风貌综述四个部分。

名人掠影

他们匆匆而来，在这片土地上执着地跋涉。他们乘舟赋诗，与这里的人们抒发万丈豪情。欧阳修、包拯、司马光、苏轼、苏辙、曾巩、王安石、富弼、苏颂……当这些灿烂的名字与沧州大地亲密接触时，光阴漫过记忆的堤岸，将故事填满闪亮的好奇：那么多的寒暑过去了，那时的他们是怎样的？在泛黄的书页中，我们寻找他们的音容；在运河的柳岸上，我们发现他们的足迹。

大运河记得他们。铁狮子记得他们。白洋淀边的红蓼花记得他们。只要文脉绵延，我们会听到他们与沧州的故事——

《欧阳修沧州遇“海神”》
《包拯与沧州》《包拯在沧州的故事》《包公轿与包公祠》
《北宋散文家曾巩知沧州》《曾布、曾肇兄弟的瀛州诗话》

《司马光诗颂清风楼》《司马光河北调研到沧州》《司马光说：没有献王，就读不到〈毛诗〉〈周礼〉〈左氏春秋〉》《富弼献县启国书（上、下）》

《苏迈知河间县》《苏轼·高俅·沧州》《苏轼苏辙兄弟的沧州情结（一、二）》《苏辙到任丘 赋诗赠友人》《莫州通判刘泾是位书画大家》

《米芾笔下写沧州》《米芾五世祖当过沧州“一把手”》《米芾与“河间公”的寿星宴（上、下）》

《王安石使辽过沧州》《吏师谢景温与沧州》《谢景温莫州任通判》《谢景温与政治家王安石》《谢景温与沧州的那些人和事》

《一位沧州知州的三大迷人事（上、中、下）》《苏颂与沧州的不解之缘（上、中、下）》

《两位王子“任职”沧州》《两位王子的故事（上、下）》《三位王子封爵沧州》《蔡京曾被下放河间（上、下）》

沧州之子

濒海之地，扎下了他们深深的根系；运河之水，催绽了他们的生命之花。他们有的发愤苦读，功成名就，成为家乡骄傲、国之栋梁；他们有的浪迹天涯，辗转飘萍，历尽坎坷与艰辛。无论身在何地，境遇如何，他们心有所属，叶落归根，在苍茫的岁月里成就着一番梦想，在倏逝的时光中活成一道风景。

张知白、贾黄中、刘摯、李之仪、权邦彦、许道宁……这些北宋年间的沧州之子，乘着运河之水一路航行，这头挥手的是一场送别，那头留住的是从不枯竭的文化永恒——

《赵匡胤与一个沧州人的战争》《建隆寺的幡影》《赴一场银藤花的约会》
《许道宁，令“大腕”倾倒的“草根”画家》

《西天取经的沧州“三藏”——道圆和尚（上、下）》

《一代廉吏贾黄中（上、下）》
《穆如清风朗如月——北宋贤相张知白之清廉篇、识人篇、忠义篇、学政篇》

《东光走出的北宋名相刘摯》《苏轼与刘摯——坎坷为逐臣》

《李之仪，一曲相思寄幽怀》《苏轼与李之仪的师徒情》《李之仪与苏门四学士》《名僧参寥与词人李之仪》《买山终欲与君临——名僧惠洪与李之仪的往来》《西园雅集中的米芾与李之仪》

《“以循良著称”的御使中丞李之纯》
《北宋时期的沧州名僧——释清满》
《李清照夫妇敬重的沧州人》
《北宋名臣权邦彦》

岁月有痕

宇宙苍茫，人生苦短。天地之间，恍似飞鸿踏雪泥。幸运的，成为天上的一颗星；更多的，是空气中的一粒尘。既然来过，总要经历什么，总要感受什么，更要留下什么，就像暖风拂绿树梢，花朵化作红泥。

他们泛舟，他们驰骋；他们在废墟泥潭中奔波，他们在血雨腥风中不屈。何承矩、石延年、李肃之、张近、李参、杨嗣……他们是那么远，又是那样近。每当看到这些陌生的名字，人生的悲喜滋味就装满了酒杯。只要是奉献了，那些普通的人也衬得出家国春秋；只要是担当了，那些寻常的事也能折射出气象万千——

《稻花香飘沧州城》《何承矩泛舟赏蓼花》
《北宋时期的“沧州能人”索湘》《盐山名吏索湘与“东坡”》
《杨六郎纵转战沧州御辽军》《与杨六郎

齐名的河间名将杨嗣》

《地震中的两位“李知州”》
《沧州的“神行太保”崔文珍》
《诗人·书家·酒仙·花神——石曼卿与沧州的不解之缘之一、二、三、四》

《盐山知县李参：影响王安石变法的人》
《禅师写来一封信》
《御医刘翰：编著宋代首部医药宝典》

《北宋词人贺铸：沧州海边看日出》
《“神箭将军”何灌知沧州》
《菊枣飘香话丰年》《一诗一饭总关情》

《百姓为谁庆生日》《张近与河间的城建之美》

《〈梦溪笔谈〉中的沧州故事之一、二、三、四》

风貌综述

讲述了许多故事，发现了许多的奇迹，沧州在北宋167年间活了起来。她是那么丰富生动、精彩纷呈，像是一幅幅沧州的《清明上河图》，有着许许多多鲜活的人物和生动的情景。而在这些具象之外，总体风貌上的北宋沧州是怎样的？

宋城沧州不仅是一幅立体的、充满细节的画，更是一部耐人寻味的书，值得在枯燥的史料中，探求梳理、总结论说。于是，就有了北宋沧州的战争篇、地理篇、经济篇、人文篇。枯燥的数字背后，是沉沉的有力史实。艰难的概括梳理，是满满的理性沉淀。

让我们拨开历史的烟霭，看看宋城沧州整体上应该有的样子——

《触摸北宋沧州的大地之脉》《地理篇·北宋沧州不“远恶”》《战争篇·北宋沧州的战争风云（上、下）》《经济篇·宋城沧州的经济社会（上、下）》《人文篇·沧州景城郡的风景和过往》

